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遊仙窟 遊仙窟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《書》云：「導河積石，至於龍門。」即此山也。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命運之迍邐，歎鄉關之眇邈。張騫古蹟，十萬里之波濤；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塹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；高嶺橫天，刀削崗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。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見，耳所不聞。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。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「此是神仙窟也。人跡罕及，鳥路纔通。每有香果瓊枝，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」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忽至松柏岩，桃華澗，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，余乃問曰：「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祗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。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。」

女子答曰：「兒家堂舍淺陋，供給單疏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」

余答曰：「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為幸甚。」

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余問曰：「此誰家舍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」

余問曰：「崔女郎何人也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華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宋玉，見則愁生；絳樹青琴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；弱體輕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」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裡調箏之聲，僕因詠曰：「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弦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為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求天。」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，報余詩曰：「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。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」

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，余即詠曰：「斂笑偷殘靨，含羞露半唇。一眉猶巨耐，雙眼定傷人。」

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「好是他家好，人非著意人；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。」

於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徙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問何能不答！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「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見文君；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。雖復贈蘭解佩，未甚關懷；合巹橫陳，何曾愜意！昔日雙眠；恒嫌夜短；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；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簇簇橫波，翻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孰疑地上無華；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燒妝；南國傷心，千回撲鏡。洛川回雪，只堪使疊衣裳；巫峽仙雲，未敢為擎靴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費黃金；念交甫之心狂，虛當白玉。下官寓游勝境，旅泊閒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；木棲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；不憶吞刀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；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故相逢，卻交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！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」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「向來劇戲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」

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

「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慙著心口；令人頻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疏，誰肯交遊密！夜夜空心失眠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裡華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心更覓新。莫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為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只可倡伴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」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。驚覺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快，復何可論！余因詠曰：「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」

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即欲燒卻。僕即詠曰：「未必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欲相燃。」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裡拈衣。袿服靚妝，當階正履。

余又為詩曰：「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划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豔色浮妝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嬌嬈，何處不輕盈！可憐嬌裡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曠眊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，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看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帳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裡芙蓉堪摘得。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踴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靨疑織女留星去，眉似姮娥送月來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婆娑返卻回。」

余遂止之曰：「既有好意，何須卻入？」然後逶迤回面，姮姮向前。

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「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；誰知對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！」

十娘曰：「向見詩篇，謂是凡俗，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！」

僕因問曰：「主人姓望何處？夫主何在？」

十娘答曰：「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成就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獪，屢屢侵境，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軀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；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窮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」

僕斂容而答曰：「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。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鼎食，積代衣纓；長戟高門，因循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淪滯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鷗之間；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干煩，實為傾仰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上客見任何官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；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敕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筦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。馳騁下寮，不遑寧處。」

十娘曰：「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過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比不相知，闕為參展。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」

十娘遂回頭喚桂心曰：「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」

下官逡巡而謝曰：「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。才非賈誼，豈敢升堂？」

十娘答曰：「向者承聞，謂言凡客，拙為禮贐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。此間疏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升堂

何須進退？」遂引入中堂。

於時，金台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之新開，乍如靈光之且敞。梅梁桂棟，疑飲潤之長虹；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嬌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皪含星；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；高閣三重，悉用琉璃之瓦。白銀為壁，照耀於魚鱗；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雁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；見儼闥之門庭，看看眼矜。遂引少府升階。

下官答曰：「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？」

十娘曰：「男女之禮，自有尊卑。」

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「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亦應自來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」

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十娘共少府語話片時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嗚擘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彩衫，金薄塗丹履。

余乃詠曰：「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疑爭夜，頰上華開似鬥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嚬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回死。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綿袖麒麟兒，刺繡裙腰鸚鵡子。觸處盡開懷，何曾有不佳！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娣。傍人一一丹羅襪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」

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「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屆此，不及傷神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黽勉王事，豈敢辭勞！」

五嫂回頭笑向十娘曰：「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」

下官曰：「昨夜眼皮瞶，今朝見好人。」

既相隨上堂。珠玉驚心，金銀曜眼。五彩龍鬚席，銀繡緣邊氈。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；瑪瑙真珠，並貫頗梨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；蘭草燈芯，並燒魚腦。管弦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盞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

僕曰：「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」

五嫂為人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「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」

下官曰：「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！」

下官答曰：「必其不免，只須身當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」

眾人皆大笑。一時俱坐。即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升已來。金釵銅環，金盞銀杯，江螺海蚌；竹根細眼，樹瘻蠟唇；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；觴則兕觥犀角，甃甃然置於座中；杓則鵝項鴨頭，泛泛焉浮於酒上。遣小婢細辛酌酒，並不肯先提。

五嫂曰：「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逕須把取。」

十娘則斜眼佯嗔曰：「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會些頻頻相弄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把酒莫嗔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」

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五嫂曰：「胡為不盡？」

下官答曰：「性飲不多，恐為顛沛。」

五嫂罵曰：「何由叵耐！女婿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。但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眾諸！」

十娘謂五嫂曰：「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」

五嫂起謝曰：「新婦錯大罪過。」因回頭熟視下官曰：「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；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昔卓王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；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籍為賢人。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」

十娘曰：「遣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」

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僕乃詠曰：「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；回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」

十娘應聲即詠曰：「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；渠未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」

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。下牀起謝曰：「向來唯睹十娘面，如今始見十娘心；足使班婕妤扶輪，曹大家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，共代而論哉！」請索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

抄詩訖，十娘弄曰：「少府公非但詞句妙絕，亦自能書。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」

下官曰：「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。誰知玉貌，恰有金聲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近來患嗽，聲音不徹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」

十娘語五嫂曰：「向來純當漫劇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當作酒章。」

五嫂答曰：「奉命不敢，則從娘子；不是賦古詩云，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科罰。」

十娘即遵命曰：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」

五嫂曰：「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

又次，五嫂曰：「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；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」

次，十娘曰：「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」

次，下官曰：「谷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；謂余不信，有如噉日。」

五嫂笑曰：「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『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』誠能思之，何遠之有！」

其時，綠竹彈箏。五嫂詠箏曰：「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並在渠。莫怪向者頻聲戰，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：『眼多本自令渠愛，口少元來每被侵；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』」

下官又謝曰：「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；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」

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鯧條，西山鳳脯；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；雁醢荇菹，鶉臠桂糝；熊掌兔脾，雉臠豺唇；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亦應太饑。」喚桂心盛飯。

下官曰：「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饑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莫相弄！且取雙六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」

僕答曰：「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」

十娘問曰：「若為賭宿？」

余答曰：「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臥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臥一宿。」

十娘笑曰：「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步行則漢騎驢，總悉輸他便點。兒遞換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」

五嫂曰：「新婦報娘子，不須賭來賭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時時漫語，浪與少府作消息。」

下官起謝曰：「元來知劇，未敢承望。」

局至，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眙，手子溫膩。一雙臂腕，切我肝腸；十個指頭，刺人心髓。

下官因詠局曰：「眼似星初轉，眉如月欲消，先須捺後腳，然後勒前腰。」

十娘則詠曰：「勒腰須巧快，捺腳更風流，但令細眼合，人自分輸籌。」

須臾之間，有一婢名琴心，亦有姿首，到下官處，時復偷眼看，十娘欲似不快。五嫂大語嘆曰：「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皺眉，張郎不須斜眼。」

十娘佯作色嘆曰：「少府關兒何事，五嫂頻頻相惱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向來頻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詠朝來頓引？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自隱心偏，兒復何曾眼引！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不能，新婦自取。」

十娘答曰：「自問少府，兒亦不知。」

五嫂遂詠曰：「新華髮兩樹，分香遍一林。迎風轉細影，向日動輕陰。戲蜂時隱見，飛蝶遠追尋。承聞欲採摘，若個動君心？」

下官謂：「為性貪多，欲兩華俱彩。」

五嫂答曰：「暫游雙樹下，遙見兩枝芳；向日俱翻影，迎風並散香。戲蝶扶丹萼，游蜂入紫房。人今總摘取，各著一邊廂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太貪生，一箭射兩垛。」

十娘則謂曰：「遮三不得一，覓兩都盧失。」

五嫂曰：「娘子莫分疏，免入狗突裡，知復欲何如！」

下官即起謝曰：「乞漿得酒，舊來伸口，打兔得獐，非意所望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五嫂如許大人，專擬調合此事。少府謂言兒是九泉下人，明日在外處，談道兒一錢不值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向來承顏色，神氣頓盡；又見清談，心膽俱碎。豈敢在外談說，妄事加諸？忝預人流，寧容如此！伏願歡樂盡情，死無所恨。」

少時，飲食俱到。薰香滿室，赤白兼前，窮海陸之珍羞，備川原之果菜，肉則龍肝鳳髓，酒則玉醴瓊漿。城南雀噪之禾，江上蟬鳴之稻。雞臙雉臙，鶩醢鶩羹，樵下肥肫，荷間細鯉；鵝子鴨卵，照耀於銀盤；麟脯豹胎，紛綸於玉疊。熊腥純白，蟹醬純黃；鮮膾共紅縷爭輝，冷肝與青絲亂色。蒲桃甘蔗，榎棗石榴，河東紫鹽，嶺南丹橘；敦煌八子索，青門五色瓜；太谷張公之梨，房陵朱仲之李；東王公之仙桂，西王母之神桃；南燕牛乳之椒，北趙雞心之棗。千名萬種，不可具論。

下官起謝曰：「予與夫人娘子，本不相識，暫緣公使，邂逅相遇。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，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謝。」

五嫂曰：「親則不謝，謝則不親。幸願張郎，莫為形跡。」

下官曰：「既奉恩命，不敢辭遜。」當此之時，氣便欲絕，不覺轉眼，時復偷看十娘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莫看兒！」

五嫂曰：「還相弄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忽然心裡愛，不覺眼中憐。未關雙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眼心非一處，心眼舊分離。直令渠眼見，誰遣報心知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舊來心使眼，心思眼即傳。由心使眼見，眼亦共心憐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眼心俱憶念，心眼共追尋。誰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憐心？」

於時五嫂遂向果子上作機警曰：「但問意如何，相知不在裏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今正意密，不忍即分梨。」

下官曰：「忽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」

五嫂曰：「當此之時，誰能忍奈！」

十娘曰：「暫借少府刀子割梨。」

下官詠刀子曰：「自憐膠漆重，相思意不窮。可惜尖頭物，終日在皮中。」

十娘詠鞞曰：「數捺皮應緩，頻磨快轉多；渠今拔出後，空鞞欲如何！」

五嫂曰：「向來漸漸入深也。」即索棋局，共少府賭酒。下官得勝。

五嫂曰：「圍棋出於智慧，張郎亦復太能。」

下官曰：「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慮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卻。」

五嫂曰：「何為即休？」

下官詠曰：「向來知道逕，生平不忍欺。但令守行跡，何用數圍棋！」

五嫂詠曰：「娘子為性好圍棋，逢人劇戲不尋思；氣欲斷絕先挑眼，既得速罷即須遲。」

十娘見五嫂頻弄，佯嗔不笑。余詠曰：「千金此處有，一笑待渠為；不望全露齒，請為暫顰眉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雙眉碎客膽，兩眼判君心。誰能用一笑，賤價買千金。」

當時有一破銅熨鬥在於牀側，十娘忽詠曰：「舊來心肚熱，無端強熨他。即今形勢冷，誰肯重相磨！」

下官詠曰：「若冷頭面在，生平不熨空，即今雖冷惡，人自覓殘銅。」眾人皆笑。十娘喚香兒為少府設樂，金石並奏，簫管間響。蘇合彈琵琶，綠竹吹箏，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鶴俯而聽琴，白魚躍而應節。清音叨咿，片時則樑上塵飛；雅韻鏗鏘，卒爾則天邊雪落。一時忘味，孔丘留滯不虛；三日繞樑，韓娥餘音是實。

十娘曰：「少府稀來，豈不盡樂！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勸作一曲。」亦不辭憚。遂即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蟲蛆面子，妒殺陽城；蠶賊容儀，迷傷下蔡。舉手頓足，雅合宮商；顧後窺前，深知曲節。欲似蟠龍宛轉，野鶴低昂。回面則日照蓮花，翻身則風吹弱柳。斜眉盜盼，異種媚姑，緩步急行，窮奇造鑿。羅衣熠燿，似彩鳳之翔雲；錦袖紛披，若青鸞之映水。千嬌眼子，天上失其流星；一搦腰支，洛浦愧其回雪。光前豔後，難遇難逢；進退去來，希聞希見。兩人俱起舞，共勸下官。

下官遂作而謝曰：「滄海之中難為水，霹靂之後難為雷。不敢推辭，定為丑拙。」遂起作舞。桂心啞嗔然低頭而笑。

十娘問曰：「笑何事？」

桂心曰：「笑兒等能作音聲。」

十娘曰：「何處有能？」

答曰：「若其不能，何因百獸率舞？」

下官笑曰：「不是百獸率舞，乃是鳳凰來儀。」一時大笑。

五嫂調桂心曰：「莫令曲誤！張郎頻顧。」

桂心曰：「不辭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」

下官曰：「路逢西施，何必須識！」遂舞，著詞曰：「從來巡繞四邊，忽逢兩個神仙。眉上冬天出柳，頰中旱地生蓮。千看千處斌媚，萬看萬種嬈妍。今宵若其不得，剩命過與黃泉。」又一時大笑。

舞畢，因謝曰：「僕實庸才，得陪清賞，賜垂音樂，慚荷不勝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得意似鴛鴦，情乖若胡越。不向君邊盡，更知何處歇！」

十娘曰：「兒等並無可收彩，少府公雲『冬天出柳，旱地生蓮』，總是相弄也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葉。」

十娘應聲曰：「少府頭中有水，那不生蓮華？」

下官笑曰：「十娘機警，異同著便。」

十娘答曰：「得便不能與，明年知有何處？」

於時硯在牀頭，下官因詠筆硯曰：「摧毛任便點，愛色轉須磨。所以研難竟，良由水太多。」

十娘忽見鴨頭鑿子，因詠曰：「嘴長非為嘲，項曲不由攀。但令腳直上，他白眼雙翻。」

五嫂曰：「向來大大不遜，漸漸深入也。」

於時乃有雙燕子，梁間相逐飛。僕因詠曰：「雙燕子，聯翩幾萬回。強知人是客，方便惱他來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雙燕子，可可事風流。即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」

酒巡到十娘，下官詠酒杓子曰：「尾動惟須急，頭低則不平。渠今合把爵，深淺任君情。」

十娘詠盞曰：「發初先向口，欲竟漸伸頭；從君中道歇，到底即須休。」

下官翕然起謝曰：「十娘詞句，事盡入神；乃是天生，不關人學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新到，無可散情，且游後園，暫適懷抱。」

其時園內：雜果萬株，含青吐綠；叢花四照，散紫翻紅。激石鳴泉，流岩鑿磴。無冬無夏，嬌鶯亂於錦枝；非古非今，花魴躍於銀池。婀娜菴茸，清冷颺颺；鵝鴨分飛，芙蓉間出。大竹小竹，誇渭南之千畝；花合花開，笑河陽之一縣。青青岸柳，絲條拂於武昌；赫赫山楊，箭幹稠於董澤。

余乃詠花曰：「風吹遍樹紫，日照滿池丹。若為交暫折，擎就掌中看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。即今無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」

下官即起謝曰：「君子不出遊言，意言不勝再；娘子恩深，請五嫂等各制一篇。」

下官詠曰：「昔時過小苑，今朝戲後園。兩歲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。水明魚影靜，林翠鳥歌喧。何須杏樹嶺，即是桃花源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梅蹊命道士，桃澗佇神仙。舊魚成大劍，新龜類小錢。水湄唯見柳，池曲且生蓮。欲知賞心處，桃花落眼前。」

五嫂詠曰：「極目游芳苑，相將對花林。露淨山光出，池鮮樹影沉。落花時泛酒，歌鳥惑鳴琴。是時日將夕，攜樽就樹陰。」

當時，樹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懷中，下官詠曰：「問李樹，如何意不同？應來主手裡，翻入客懷中？」

五嫂即報詩曰：「李樹子，元來不是偏，巧知娘子意，擲果到渠邊。」

於時，忽有一蜂子飛上十娘面上，十娘詠曰：「問蜂子：蜂子太無情，飛來蹈人面，欲似意相輕？」下官代蜂子答曰：「觸處尋芳樹，都盧少物華，試從香處覓，正值可憐花。」眾人皆拊掌而笑。

其時，園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，應弦而倒。五嫂笑曰：「張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。今見武功，又復子南夫也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兩人耳。」

十娘因見射雉，詠曰：「大夫巡麥隴，處子習桑間。若非由一箭，誰能為解顏？」

僕答曰：「心緒恰相當，誰能護短長；一牀無兩好，半丑亦何妨。」

五嫂曰：「張郎射長埰如何？」

僕答曰：「且得不關事而已。」遂射之，三發皆繞遮齊，眾人稱好。

十娘詠弓曰：「平生好須弩，得挽即低頭。聞君把捉快，更乞五三籌。」

下官答曰：「縮乾全不到，抬頭則大過。若令臍下入，百放故籌多。」

於時，日落西淵，月臨東渚。五嫂曰：「向來調謔，無處不佳；時既曠黃，且還房室。庶張郎共娘子安置。」

十娘曰：「人生相見，且論杯酒，房中小小，何暇匆匆！」遂引少府向十娘臥處：屏風十二扇，畫障五三張，兩頭安彩幔，四角垂香囊；檳榔豆蔻子，蘇合綠沉香，織文安枕席，亂彩疊衣箱。相隨入房裡，縱橫照羅綺，蓮花起鏡台，翡翠生金履；帳口銀壓裝，牀頭玉獅子，十重蛩駝氈，八疊鴛鴦被；數個袍褲，異種妖嬈；姿質天生有，風流本性饒；紅衫窄裏小擷臂，綠袂帖亂細纏腰；時將帛子拂，還投和香燒；妍華天性足，由來能裝束；斂笑正金釵，含嬌累繡褥；梁家妄稱梳髮緩，京兆何曾畫眉曲。

十娘因在後，沉吟久不來。余問五嫂曰：「十娘何處去，應有別人邀？」

五嫂曰：「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」言語未畢，十娘則到。

僕問曰：「且來披霧，香處尋花，忽遇狂風，蓮中失藕。十娘何處漫行來？」

十娘回頭笑曰：「星留織女，遂處人間；月待姮娥，暫歸天上。少府何須苦相怪！」

於時兩人對坐，未敢相觸，夜深情急，透死忘生。僕乃詠曰：「千看千意密，一見一憐深。但當把手子，寸斬亦甘心。」

十娘斂色卻行。五嫂詠曰：「他家解事在，未肯輒相嗔。逕須剛捉著，遮莫造精神。」

余時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。又詠曰：「千思千腸熱，一念一心焦。若為求守得，暫借可憐腰。」十娘又不肯，余捉手挽，兩人爭力。

五嫂詠曰：「巧將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。定知心肯在，方便故邀人。」

十娘失聲成笑，婉轉入懷中。當時腹裡癡狂，心中沸亂。又詠曰：「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處傷。但若得口子，餘事不承望。」

十娘嗔詠曰：「手子從君把，腰支亦任回。人家不中物，漸漸逼他來。」

十娘曰：「雖作拒張，又不免輸他口子。」口子鬱鬱，鼻似薰穿，舌子芬芳，頰疑鑽破。

五嫂詠曰：「自隱風流到，人前法用多。計時應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」

十娘曰：「昔日曾經自弄他，今朝並悉從人弄。」

下官起，諂請曰：「十娘有一思事，亦擬申論，猶自不敢即道，請五嫂處分。」

五嫂曰：「但道！不須避諱。」

余因詠曰：「藥草俱嘗遍，並悉不相宜。惟須一個物，不道自應知。」

十娘答詠曰：「素手曾經捉，纖腰又被將。即今輸口子，餘事可平章。」

下官斂手而答曰：「向來惶惑，實畏參差。十娘憐憫客人，存其死命，可謂白骨再肉，枯樹重花。伏地叩頭，懇懇死罪。」

五嫂因起謝曰：「新婦曾聞：線因針而達，不因針而纏；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親。新婦向來專心為勾當，已後之事，不敢預知。娘子安穩，新婦向房臥去也。」

於時夜久更深，情急意密。魚燈四面照，蠟燭兩邊明。十娘即喚桂心，並呼芍藥，與少府脫靴履，疊袍衣，閣襪頭，掛腰帶。

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，解羅裙，脫紅衫，去綠襪。花容滿目，香風裂鼻。心去無人制，情來不自禁。插手紅禪，交腳翠被。兩唇對口，一臂支頭。拍搗奶房間，摩挲脾子上。一齧一快意，一勒一傷心，鼻裡瘦虎，心中結繚。少時眼華耳熱，脈脹筋舒。始知難逢難見，可貴可重。俄頃中間，數回相接。誰知可憎病鵲，夜半驚人；薄媚狂雞，三更唱曉。遂則披衣對坐，泣淚相看。

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「所恨別易會難，去留乖隔，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。每一尋思，痛深骨髓。」

十娘曰：「兒與少府，平生未展，邂逅新交，未盡歡娛，忽嗟別離，人生聚散，知復如何！」因詠曰：「元來不相識，判自斷知聞，天公強多事，今遣若為分！」

僕乃詠曰：「積愁腸已斷，懸望眼應穿。今宵莫閉戶，夢裡向渠邊。」

少時，天曉已後，兩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勝。侍婢數人，並皆噓唏，不能仰視。

五嫂曰：「有同必異，自惜攸然；樂盡哀生，古來常事。願娘子稍自割捨。」下官乃將衣袖與娘子拭淚。十娘乃作別詩曰：「別時終是別，春心不值春。羞見孤鸞影，悲看一騎塵。翠柳開眉色，紅桃亂臉新。此時君不在，嬌鶯弄殺人。」

五嫂詠曰：「此時經一去，誰知隔幾年！雙鳧傷別緒，獨鶴慘離弦。怨起移醒後，愁生落醉前。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馬蹄穿。」

下官詠曰：「忽然聞道別，愁來不自禁。眼下千行淚，腸懸一寸心。兩劍俄分匣，雙鳧忽異林。慙慙惜玉體，勿使外人侵。」

十娘小名瓊英，下官因詠曰：「卞和山未斲，羊雍地不耕。自憐無玉子，何日見瓊英？」

十娘應聲詠曰：「鳳錦行須贈，龍梭久絕聲。自恨無機杼，何日見文成？」

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。遂喚奴曲琴，取「相思枕」留與十娘，以為記念。因詠曰：「南國傳椰子，東家賦石榴。聊將代左腕，長夜枕渠頭。」

十娘報以雙履，報詩曰：「雙鳧乍失伴，兩燕還相屬。聊以當兒心，竟日承君足。」下官又遣曲琴取「揚州青銅鏡」，留與十娘，並贈詩曰：「仙人好負局，隱士屢潛觀。映水菱光散，臨風竹影寒。月下時驚鵲，池邊獨舞鸞。若道人心變，從渠照膽看。」

十娘又贈手中扇，詠曰：「合歡游璧水，同心侍華闕。颯颯似朝風，團團如夜月。鸞姿侵霧起，鶴影排空發。希君掌中握，勿使恩情歇！」

下官辭謝訖，因遣左右取「益州新樣錦」一匹，直奉五嫂，因贈詩曰：「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贈佳期。裁為八幅被，時復一相思。」

五嫂遂抽金釵送張郎，因報詩曰：「兒今贈君別，情知後會難。莫言釵意小，可以掛渠冠。」

更取「滑州小綾子」一匹，留與桂心、香兒數人共分。桂心已下，或脫銀釵，落金釧，解帛子，施羅巾，皆自送張郎曰：「好去。若因行李，時復相過。」香兒因詠曰：「大夫存行跡，慙慙為數來。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回！」

下官拭淚而言曰：「犬馬何識，尚解傷離；鳥獸無情，由知怨別。心非木石，豈忘深恩！」

十娘報詠曰：「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。愁來百處痛，死去一時休。」又詠曰：「他道愁勝死，兒言死勝愁。日夜懸心憶，知隔幾年秋。」

下官詠曰：「人去悠悠隔兩天，未審迢迢度幾年？縱使身游萬里外，終歸意在十娘邊。」

十娘詠曰：「天涯地角知何處，玉體紅顏難再遇！但令翹羽為人生，會些高飛共君去。」

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別。

行至二三里，回頭看數人，猶在舊處立。余時漸漸去遠，聲沉影滅，顧瞻不見，惻愴而去。行到山口，浮舟而過。夜耿耿而不寐，心兢兢而靡托。既恨恨於啼猿，又淒傷於別鵲。飲氣吞聲；天道人情，有別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，來宵一何長！比目絕對，雙鳧失伴，日日衣寬，朝朝帶緩。口上唇裂，胸間氣滿，淚臉千行，愁腸寸斷。端坐橫琴，涕血流襟，千思競起，百慮交侵。獨顰眉而永結，空抱膝而長吟。望神仙兮不可見，普天地兮知余心；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覓十娘兮斷知聞；欲聞此兮腸亦亂，更見此兮惱余心。